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巴黎公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1.1245

123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巴黎公社

21.1245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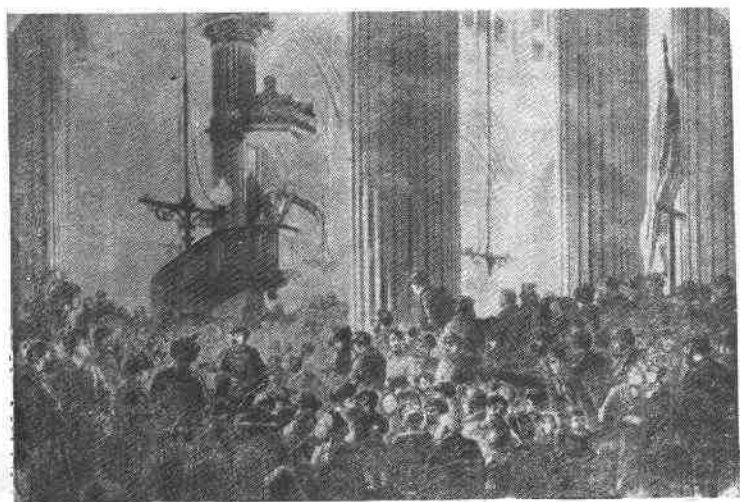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世紀70年代的雜誌上的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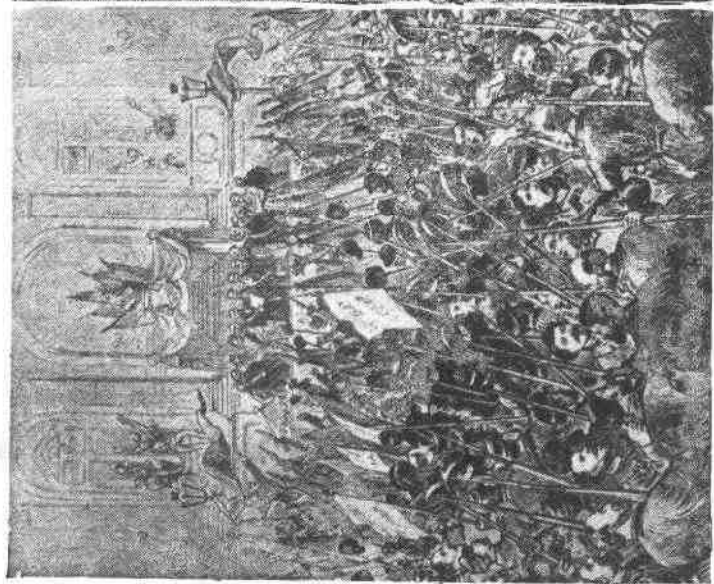


1871年2月27日巴黎工人把大炮運到孟那爾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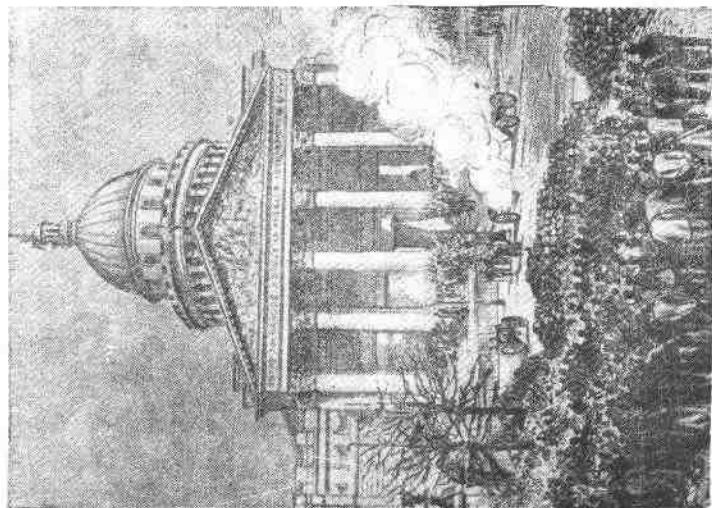
一个革命俱乐部在教堂中举行的会议。

1464796



左 1871年3月28日在市自治局大廈前宣布公社成立。

右 在万神庙上引起紅旗。



1871年巴黎公社

1871年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革命所創立的工人階級革命政府，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這個政府在巴黎一共存在了72天，即從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其廣義而言，也指3月18日革命本身及以後的整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巴黎公社是工人運動長期發展的產物，第一國際的活動在巴黎公社的思想準備上起着巨大的作用。產生巴黎公社的直接前提是同第二帝國存在末期法國所遭遇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相聯系的。

1870年7月爆發的普法戰爭，加速地揭露了統治着法國的波那巴主義政權的衰敗腐朽。9月2日，一支法軍在色當投降，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色當投降和敵人攻入法國內臟的消息，促成了1870年9月4日巴黎工人的革命發動，這次革命發動推翻了第二帝國，宣布了共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利用勞動人民組織脆弱而攫取了政權，成立了以反動的特羅休將軍為首的，有梯亥爾、尤·法佛爾及其他民主的勁敵參加的“國防政府”。第二帝國的推翻和普魯士軍隊之攻入法國內臟，改變了戰爭的性質。由於普魯士的掠奪政策，這個戰爭在法國方面變成了正義的戰爭。但是，“國防政府”從其活動的最初一些步驟起，就不打算動員人民的力量來阻擊敵人，而陰謀同敵人串通勾結。因為它在飽和着愛國情緒和革命情緒的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積極性面前感到心驚膽戰。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個政府“不僅從

帝國那里繼承了殘垣破壁，同时还繼承了对工人階級的恐懼”（馬克思：“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关于戰爭的第二次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13卷2分冊，99頁）。特羅休將軍的政府不得不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之間加以抉擇，但它終於變成了民族叛徒的政府。這個政府的政策反映了一個已經不再是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資產階級歷史作用的变化。法國資產階級寧願實行同仇敵愾和妥協的政策，寧願實行同法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馳、同法國的完整和獨立相敵對的政策，却不想採取保衛法國、進行它所面臨的反对德國侵略者的正義戰爭的政策。民族叛徒的政府，使德國軍隊有可能占領法國大片國土——它的各工業省區，并于1870年9月17日包圍巴黎。

到1871年2月，德國人已占領了整個法國三分之一以上的領土。普魯士占領區政權無時不向居民敲榨勒索。德國占領者的肆意妄為、野獸行徑和劫奪搜括，在法國人民中間激起了日益高昂的敵愾情緒；他們打算阻擊普魯士侵略強盜的決心不斷增長着，抵抗掠奪者的意向籠罩了各階層極為廣泛的人民。下面的情況就証明了這點：游擊隊（“義勇軍”）在德國軍隊所占領的法國領土上展開了積極的活動；法國南部成立了數以萬計的新軍。巴黎居民中大多數工人羣眾都參加了志願國民軍的各个營。被圍困在巴黎的“國防政府”和駐在後方都爾城、從“國防政府”成員中派遣出去的“都爾代表團”，因為害怕愛國情緒和革命情緒的繼續高漲，便逕直進行這樣的勾當：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儘快結束戰爭；把巴黎交給敵寇，——其目的在於利用占領者的勢力鎮壓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積極性。同時，政府還企圖欺騙法國人民，用偽裝愛國主義的、冠冕堂皇的公告來遮蓋自己的叛賣政策。因此，客觀上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勢：不消滅資產階級政權，或者說不同消滅資本家階級的任务結合起來，就不可能真正

保衛民族獨立。先進的無產階級分子一看到政府的叛國政策，就開始宣傳建立公社的思想。他們認為公社是革命的政權，它一定會打衛法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實現其擺脫外國掠奪者和資本主義壓迫而解放的事業，它將開辟通向沒有剝削階級的新社會制度的康莊大道。巴黎無產階級還不能清楚地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以及應該採取什麼途徑來達到共產主義，但發展的規律卻已在它面前提出了進行反對叛國的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的任務，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政權的任務；這個政權應當打開建設新社會制度的道路。早在1870年10月初，巴黎和若干外省城市里就發生了要求建立公社的示威遊行。1870年10月31日，圍困中的巴黎勞動人民企圖推翻“國防政府”。推動人民發動起義的是關於資產階級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新行動的這樣一些消息：麥茨要塞投降敵人以及同敵人開始進行正式的停戰談判。組織得不好的發動被政府鎮壓下去了。1871年1月22日，由於社會矛盾激劇尖銳化，圍困中的巴黎爆發了巴黎勞動者要求宣布公社的第二次發動。這一次發生了同政府正規軍的頑強的巷戰，結果勞動人民失敗了。1871年1月28日，政府在苛刻而屈辱的條件下同德國侵略者簽訂了一項停戰協定。2月8日舉行的法國國民會議選舉——按照停戰協定的條件，這個會議應當批准臨時和約——以反動的保皇分子的勝利而告完成。保皇分子不僅利用了法國當局的支持，同時還獲得了控制法國43省的德國占領者的贊助。2月17日在波爾多舉行的國民會議任命梯亥爾為行政首腦。2月26日，梯亥爾和外交部長尤爾·法佛爾同俾斯麥簽訂了凡爾賽臨時和約；根據和約，法國把亞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德國，並同意賠款五十億法郎，支付德國占領軍的薪餉；被占領的法國諸省的管轄權仍歸德國軍事當局執掌。國民會議實行了若干措施，其目的在於損害工人和當時為數眾多的手工業

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的利益(停止支付國民軍的薪金,這便剝奪了注定要失業的巴黎工人和巴黎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賴以生存的一切泉源;廢除房租延期支付,廢除期票延期付款等等)。

法國資產階級通過同民族敵人狼狽為奸的道路,遂絕后顧之憂,便集中全力來解除法國無產階級的武裝,首先就是它的先進部隊——巴黎工人——的武裝,從而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政府展開了攻勢以奪取勞動人民在推翻帝國以後所爭得的基本的民主自由。在同反動派進行鬥爭時,工人階級和跟它站在一起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聚集了自己的力量。國民軍中央委員會變成了工人階級軍事政治的領導中心。它是1871年2月通過巴黎國民軍各營代表選舉的辦法而產生的。第一國際法國支部若干成員參加了3月15日成立的中央委員會,這些人是:Θ·瓦爾蘭、A·A·愛西、A·愛爾諾、Γ·藍唯、Θ·丟瓦爾等等。中央委員會團結了國民軍全部270個營中的215個營,其絕大多數委員都是工人和手工業者。國民軍中央委員會的成立,証明了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組織性及其進行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的不可動搖的意志。1871年3月17日到18日的夜晚,梯亥爾派遣一支部隊向蒙馬特爾以及巴黎的其他工人區進發,企圖強奪國民軍的大炮;這些大炮是工人自己用金錢購買來的。事實上這就是說,國內戰爭正式開始了。解除工人階級武裝的企圖碰到了工人們的反抗。這種反抗轉變而為自發的起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击潰軍隊的抵抗以後,占領了一些最重要的政府大樓。政府和許多官員都跑到凡爾賽去了。

3月18日,巴黎的政權轉到了無產階級的手中。國民軍中央委員會破天荒第一次實現了代表無產階級的政權。它在起義勝利以後是唯一的政權機關,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府。1871年3月18日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巴黎公社的基礎。

一听到巴黎革命的消息，法國許多大城市中的工人羣起暴动：里昂、波尔多、格列諾布尔、聖爱田、馬賽、土魯斯等等。所有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鎮压下去了。國內三分之一的土地繼續处在德軍占領下，这是革命运动發展的主要障碍。在現有条件下，巴黎公社不可能得到外省工人和法國農民的切实援助。起义反对旧制度的無產階級面臨兩大任务：全民的任务——从德國占領下解放法國；階級的任务——使工人摆脱資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解放。从自己存在的最初几天起，巴黎公社就鮮明而坚决地表现出它作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性質。虽然無論整个工人階級或國民軍中央委员会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上都没有从理論上作准备，但它們以階級斗争的發展本身表明：必須摧毀旧的國家机器，摧毀那只会压迫人民的机器；必須着手建設新型的國家。巴黎無產階級从內战开始的最初时刻起就实现了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义的事業。与奠定新型國家的基礎同时，國民軍中央委员会及其所領導的巴黎無產階級摧毀了这样一些資產階級國家机器的杠杆：內閣、資產階級軍隊、警察等。同时，國民軍中央委员会开始实行了各种旨在反对資產階級的社会經濟措施。但是，对于把自己的政权擴大到巴黎以外去的工作，國民軍中央委员会却什么也沒有做。它不願意擴大內战，因而沒有立即开始向凡尔賽、向这个反革命中心進攻。这样，它就犯了最大的錯誤。中央委员会另一重大錯誤是过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权力。它不給自己提出动员羣众去同凡尔賽人斗争的任务，却給自己提出了把政权移交于选举出來的机关手中的任务。这个机关就是3月28日勝利而庄严宣布的巴黎公社。3月26日根据普选权选举出來的公社，大多数工作人員都是由工人或工人階級公認代表所組成的(80人中有64人)；4月16日進行了补充选举。許多無產階級社会主义者、許多國際主义者都参加了

巴黎公社的機構(第一國際各支部成員共三十多人:П·Э·瓦爾蘭、П·弗蘭杰尔、А·А·愛西、Б·馬倫、Э·В·丟瓦爾、雪拉依尔、Ш·龍格、Э·波美以特爾),但是,跟他們并列的還有派別極為殊異的人物。在巴黎公社選舉出來的人員中間,有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Г·古爾貝、Э·М·瓦揚、久斯塔夫·弗羅倫斯、Ж·瓦列斯、О·維爾莫列爾、Ш·德列克留斯等等。一當公社開始顯露出它的無產階級性質時,巴黎公社暫時的同路人,那些懷著愛國情緒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就對公社退避三舍了。在政黨關係上,巴黎公社不是單一類型的。它分裂為“少數集團”和“多數集團”。右翼普魯東主義者和左翼普魯東主義者—集體主義者屬於“少數集團”(大約廿五人)。前者否定政治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後者則承認政治鬥爭必要,並主張生產工具的公有制。“多數集團”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新雅各賓分子”和布朗基主義者組成。前者(德列克留斯、Ф·庇阿、Ш·Ф·漢姆磅等等)主張保存私有制,“限制”大資本;後者(瓦揚、П·格魯賽也、Р·里哥、Э·М·Г·特里東、Э·愛得等等)則不了解社會經濟措施的意義,堅持少數革命家的革命專政。從巴黎公社開始存在的那時候起,“多數集團”和“少數集團”之間就在一切政治問題上展開了劇烈的鬥爭;5月16日,當“少數集團”走上了分裂活動的道路時,這一鬥爭就尖銳到了極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能够在公社中擔任主要的角色,這是公社的榮譽和光榮。他們通過公社的會議實行了一系列永垂史冊的經濟措施和社會措施。公社偉大的社會措施,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就是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對占有者階級進行鬥爭的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501頁）。

巴黎公社首先着手用原则上崭新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各种制度來代替只会压迫人民的各种制度。公社力圖建立民族的統一，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統一，其手段是消滅那种維護少数人特权而損害人民利益的國家政权。代替在革命進程中被打碎的旧資產階級國家机构，建立了新的國家机构。巴黎公社根絕了旧式的常备軍，而代之以全民武裝（3月29日法令），根絕了警察和官僚制度，确立了官吏选举制，并使官吏的工薪不得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資（4月2日法令），它使教会同國家分立（4月3日法令），同时还实行了免費教育。由于國家建設的結果，巴黎公社奠定了新式民主政治即無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基礎。为了領導全部國家事务，巴黎公社設立了十个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軍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財政委员会、內务和公安委员会、劳动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巴黎公社选出了一些人員來領導这十个委员会，4月20日以后，委员会改为代表团。5月1日，由于前綫形势的惡化，巴黎公社大会就組成了一个享有廣泛权力的社会治安委员会（由公社五位委員組成）。社会治安委员会的第一委員，由于沒有工作能力，于5月9日撤換。無產階級之夺取政权，对于無產階級自身說來，乃是破坏那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在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基礎上的社会制度的經濟基礎的条件。巴黎公社实施了若干社会經濟措施，其目的在于直接改善工人階級和各階層劳动居民的生活条件，并实现使人民摆脱資本主义剝削的完全解放。巴黎公社頒布了若干关于工人和職員的劳动保險法令。它特別禁止了在面包作坊里作夜工（4月20日、28日和5月3日法令），廢除了罰金制度（4月27日法令）。为了恢复生產，公社登記了那些为其主人所遺棄或停工的工厂、工場和手工作坊，

并把它們移交給工人协会；原主有权按特种仲裁委员会所规定的办法取得报酬。公社在若干企業中建立了國家監督和工人監督的制度。它曾下令延期繳納房租，停止出賣抵押在當舖里的物品，并頒發了凡抵押在當舖中其价值總額不足二十法郎的物品都归还原主的法令。为了保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將支付期票的期限延緩三年等等。恩格斯在揭示巴黎公社社会經濟政策的無產階級本質和社会主义本質時着重指出过：它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參看恩格斯：“論住宅問題”，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卷，588頁）。巴黎公社給了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學說以致命的打击，因为——正如列寧指出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本能在公社社員那里是同各种錯誤理論背道而馳的（參看列寧：“閱讀巴黎公社材料的計劃”，載“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8卷，181頁）。

巴黎公社对巴黎文化生活的影響很大。巴黎公社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羣眾，依靠大都是剛產生的職工会組織、工人俱樂部、婦女組織。巴黎的工人、婦女、青年——一句話，全体公社社員都表現了難能可貴的富有創造性的積極精神，表現了無窮無盡的精力和在捍衛公社事業中的忘我精神。公社企圖把法國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它打開了同農民結成同盟的道路。但是，由于無論是“少数集团”或“多数集团”都对工農聯盟的意義估價不足，由于其他內部或外部的原因，巴黎公社終未能建立工人階級同大多數農民的聯盟。

巴黎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意義深遠的國際主义運動，它力求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友愛合作、各族人民間的和平相處。根據決議，巴黎公社搗毀了汪鐸姆紀念柱，這個紀念柱是為了紀念拿破侖一世而建造的，它是沙文主义和軍國主义的象征。很多外國的勞動人民都被選入巴黎公社各機構，譬如：匈牙利工人J·弗

蘭克爾、比利時人奧斯登、意大利人M·加里波的（當時沒在巴黎）。同樣，俄國革命家П·Л·拉夫洛夫、Е·А·德米特里也娃（屠曼諾夫斯卡婭）、А·В·柯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也都積極參加了巴黎公社的各種活動。波蘭革命家Я·頓布羅夫斯基、В·符魯布列夫斯基等人是巴黎公社卓越的統帥。當時住在倫敦的馬克思同巴黎公社保持了極為密切的聯繫。他作出了許多指示、忠告，批評了公社的錯誤，而且揭露了資產階級刊物所掀起的旨在反對公社的誹謗誣蔑的浪潮。巴黎公社失敗以後，馬克思又幫助了僑居外國的許多公社社員。很多民族的勞動人民都參加了捍衛巴黎公社的武裝鬥爭。

巴黎公社的存在對於建立在奴役和剝削基礎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說來，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因此一切國際反動勢力都聯合起來反對公社。凡爾賽人和德國干涉者共同封鎖了巴黎；沙俄和美國在巴黎的外交代表、天主教會及其他反動勢力都積極幫助過反革命。以梯亥爾為首的凡爾賽人利用休戰期間，糾集了巴黎周圍的軍隊；德國政府釋放了十萬法軍俘虜，用以幫助凡爾賽政府進行反對巴黎公社的鬥爭。德國政府還實行了封鎖巴黎公社的政策，從而過渡到對公社採取公開的武裝干涉。公社社員都是雄強英武、剛毅不屈的人物，他們決心為工人事業戰鬥到最後一滴血。4月20日，凡爾賽人開始了進攻巴黎公社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然而只有在1871年5月21日，借助於俾斯麥的支援——由於叛國政策的結果——而加強了的凡爾賽軍隊才經過聖·克路門沖進巴黎。按照國民軍中央委員會和社會治安委員會的號召，開始了反抗凡爾賽人，保衛每一街區、每一街道的頑強鬥爭。5月22日，巴黎建立了582個街壘。革命的工人整星期都在街壘上廝殺。他們用街壘掩護了全城。5月27日發生了貝爾·拉雪爾墓地的戰鬥。1871年5月28日，公社社員的最後幾個

据点陷落了。在战斗崗位上的公社社員有三万人英勇地战死。甚至連反动軍官們都不得不承認，公社社員們都是“視死如歸”的。最后的搏鬥，同时也是慘不忍睹的槍殺，發生在貝爾維爾區。屠戮凶殺具有如此廣泛的性質，以致第二十街區的若干轄區——其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工人——完全變成了無人區。巴黎公社數以萬計的戰士（包括幾千婦女）被執為俘，隨後即被趕入凡爾賽附近的沙多里（Сатори）。他們中許多人就在那里慘遭槍殺，其余的人則被判處苦役刑，並流放到卡依恩那和新加利多尼亞去服役。在凡爾賽人屠刀下的蒙難烈士總數共達十萬人左右。在戰鬥停止後直到1876年，軍事法庭（最初是4個，以後是22個）仍在進行鎮壓公社社員的活動。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不完全的和堅固的專政。公社社員們缺乏一件主要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同時也缺乏紀律性、組織性和對鬥爭目的的明確認識。公社運動在頗大的程度上局限於巴黎一地的狹小範圍。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同農民階級的聯盟（雖然會努力達到它）；而沒有這種聯盟，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勝利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無論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或軍事策略方面（特別是後者），都犯了許多錯誤。巴黎公社時期的無產階級在半路上就停止了，它沒有剝奪剝奪者，對敵人表現得過於寬宏大量，只企圖從道義上去影響他們，而沒有去鎮壓他們。在對銀行的態度方面，公社社員們表現得極不堅決。“法蘭西銀行”的金庫里存有三十億金法郎，但是公社社員們卻不去取用。他們滿足於要求銀行經理撥給公社幾大筆補助費，以便保證行政和軍事開支。公社社員們沒有沒收過一文銀行存款。他們把金庫看得同私人寶藏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公社社員完全不懂得這個真理：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如果還使舊財政制度秋毫無犯，如果還不破全部舊的資產階

級國家機器，就不可能進行統治。

巴黎公社一開始就錯誤地採取了防衛策略，後來又沒有利用各種機會去粉碎以凡爾賽的梯亥爾政府為首的反革命勢力。儘管同凡爾賽人最初的武裝衝突早在4月2日即已開始，但巴黎公社對軍事準備的注意卻極不夠。巴黎公社的武裝力量組織得很壞，公社社員們沒有足夠的武器，而在巴黎軍需庫里卻存放着從未動用的二十八萬五千枝步槍。巴黎公社在同巴黎城內凡爾賽間諜的密探活動和破壞活動進行鬥爭方面，也是不夠堅決的（只有在自己存在的最後九天中，保安機關才槍斃了七十名被捕的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公社直到很晚才禁止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報刊在巴黎出版。

巴黎公社以失敗而告結束。在當時法國，還缺乏勝利的社會革命所必需的条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無產階級的準備工作（參看列寧：“紀念巴黎公社”，載“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17卷，113頁）。

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它的教訓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說來是特別珍貴的。無產階級偉大領袖和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和斯大林天才地揭示了巴黎公社（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初形式）的意義。巴黎公社是新社會的預言者。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首次嘗試，是新型的國家，是蘇維埃政權的雛型。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的鬥爭在巴黎公社時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階段里，無產階級第一次變成了革命的領導者，它把小資產階級引導到自己方面來。巴黎公社揭開了歷史上一個新時期的序幕，這就是資本主義開始走下坡路的時期；資本主義從巴黎公社方面遭到了第一次痛擊。這是由舊的“自由”資本主義轉變為帝國主義的時期，以及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這個革命开辟了人類歷史中的新紀元——在俄

國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時期。巴黎公社第一次證明：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保衛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的能力，因為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跟資產階級偏狹自私的階級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公社第一次證明：工人階級把保衛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大旗奪到自己手中以後，便成為全民族的領導力量了。巴黎公社的教訓和豐富而且重要的歷史經驗，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和論無產階級政黨策略的學說發生了巨大影響。巴黎公社失敗了，但全世界無產階級都紀念着它的英勇戰士。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把每年的3月18日當作巴黎公社日而永志不忘。在法國，每年5月的最後一星期，巴黎全體勞動者都要到貝爾·拉雪爾墓地的公社社員牆舉行莊嚴哀悼的遊行，在那里曾經有公社最後的保衛者遭到槍殺。現在，公社的旗幟正在保衛工人階級事業的新的戰鬥中迎風飄揚。公社的歷史范例對於工人階級的國際運動，對於贏得了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並為全人類开辟了通向偉大未來的道路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說來，是無可估價的貢獻。“公社的事業——列寧寫道，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勞動人民完全的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的事業，這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事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不朽的”（同上書，115頁）。

參考書目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卷，莫斯科，1952年。

“列寧全集”，4版，13卷（“公社的教訓”）；17卷（“回憶公社”）；25卷（“國家與革命”，3、4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第6卷(“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362—363頁)；

第10卷(“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为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第239頁)；

同上(“1927年11月5日同外國工人代表团的談話”第236—237頁)。

М·卡申：“公社的旗帜”，載1951年3月18日77号“真理报”。

Л·М·凱尔舍采夫：“1871年巴黎公社史”，莫斯科，1940年。

А·И·莫洛克：“德國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武裝干涉”，附В·С·亞歷克賽也夫—波波夫的短文：“巴黎公社时日中的德國工人階級”，列宁格勒，1939年。

Ю·达尼林：“巴黎公社时代的戏剧生活”，莫斯科，1936年。

“巴黎公社的詩人們”，1卷，莫斯科，1947年。

“巴黎公社工人通訊員的信札”，莫斯科，1933年。

“巴黎公社时日中的第一国际”，載“文件資料集”，莫斯科，1941年。

А·古希欽：“巴黎公社和艺术家們”，列宁格勒，1934年。

А·亞尔諾：“公社人民史”，譯自法文，莫斯科，1918年。

李薩加列：“1871年巴黎公社史”，譯自法文，彼得堡，1906年。

篇名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1871

著者 卡申(Марсель Кацен)

譯者 王蔭庭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2版第32卷